沧桑过后路更宽

——浅析董永红长篇小说《风雨有路》

◎高丽君

轻轻打开《风雨有路》时，窗外正飘着细雨，微风细细地，柔柔地一路拂过，混着青草和庄稼成熟的味道。最近几年西海固的生态环境真不错，雨水颇多，一场接一场，人们欣慰地说有小江南的模样。山更青了，树更高了，四处可见郁郁葱葱的灌木草林，黄土地上因为有了一场场雨而更加迷人美丽。

干旱这个词似乎离我们有点遥远，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谁也不会忘记，它曾经恶魔般，在黄土高原上肆虐了几千年。没有在西海固生活过的人，是很难理解这片土地对雨水的渴望期盼到了什么程度。当干涸成为一把最残酷的大手，无情地摧残着一切生灵的时候，雨就成为人们心底最深的呼喊。而小小的一滴雨，早已超出了它本身的价值，而是一份生命，一份希望，一份生命延续下去的寄托。

读《风雨有路》，恰似一场场风雨，有时惊天动地，有时润物无声；也如回放的一场旧电影，使人全方位地忆及往年旧事，万般感慨织于心。仿佛明白了，路遥曾说的“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，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……”

《风雨有路》里，作者延续了乡土作家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向，在平实的外壳下，在温情的叙述中，通过生动而典型的人物、真实而丰富的环境描写，描绘了一幅西海固不同阶层、不同时期的生活图景，挖掘了潜藏在普通人心底真诚美好的情愫，勾勒了一个个普通人朴实刚毅的高尚剪影。

故事以主人公甘福的人生经历为线索，写了两代人奋斗成长的经历。小说用以人代史的方式，情节是司空见惯的寒门子弟历经苦难终见阳光的励志故事，但其间夹杂着描写闭塞贫瘠的大地、穷困挣扎的人群、愚钝纯朴的村民、温馨感人的亲情、家族之间的争斗、锐意改变的阵痛……讲述的是一个叫凤雨的村子，上世纪90年代的一段生存状况，可以说，《风雨有路》是一部全景式描写西北农村生活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关于底层农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扎的奋斗史。

一个作家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时代，而更重要的是要给历史一个真实的交代。比如苦难、比如痛苦，比如奋斗，比如坚守，历史虽然无情地跨越了那些时间段，但我们有理由记住那些沧桑岁月，把那些即将为人们忘却的痛苦铭刻于心。记住过去并非是为了炫耀苦难，是为了更好地告别，告别那段苦痛到不愿回首的、卑贱的、没有尊严的生活。因此，在乡土叙事中，人和自然的抗争和社会环境问题便成了董永红小说书写的重心。

《风雨有路》既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，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。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最贫穷落后的地方——西海固的历史变迁过程。她一改很多作家笔下乡村的诗情画意，用留存交代的笔，表达严肃的话题。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，写他们生存的艰难、物质的匮乏、精神上的重压，写贫瘠的土地、简陋的家园，为那些为生活的沉重折了腰、驼了背、满脸皱纹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。这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的心理，使得家乡人在她心里、到她笔下，没有什么值得写和不值得写之分，只有如何去写，如何写得更好的命题。

乡间的邮电所

◎董永红

在回老家的路上，透过车窗，我指着离公路不远的那个砖墙小院对孩子们说：“快看，那就是咱们乡上的邮电所。20多年前，我经常跟着你们的爷爷奶奶来这里等信。”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如今通畅的柏油马路和信息传递的高度发达，根本无法想象过去，而那熟悉的邮电所将我的思绪猛然牵回了从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乡上只有一条通向外界的土路，从海原县城发往乡里的班车常因下雨路滑，三五天才来一次。冬天大雪封山后，几个月都见不着班车的影子。

当时哥独自去东北上学，父母亲轮换着每次赶集要去乡上的邮电所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还盼不到哥的信，母亲急得天天抹眼泪。父亲特意买了一本中国地图装在衣兜里，无论是在山坡上耕地的歇脚间隙，还是在晚饭后的煤油灯下，他总要摊开地图，拿着一丝细线一次次量算着从我们县城到东北的距离，不停地叹息哥不该去遥远的“天边”上学。还说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，谁知道路上会碰到啥瞎事。父亲一念叨，就吓得母亲彻夜难眠。好在经过两个月的煎熬，我们终于收到了哥的信。从信中得知，他从家里出发到县城，再转汽车到中卫花了3天时间，从中卫上火车到东北又是整整7天7夜。哥一到学校就给家里写了信，可信在路上走了50多天。知道他平安到达了学校，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。

父母思儿心切。乡上每隔3天逢一次集，我们老早就打听村上谁去赶集，如有去者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请他们一定去乡上的邮电所看看有无我家的信。老家距乡镇近30里山路，乡亲们早上出发，下午才能赶回来。倘若没有急事，人们通常一两个月才结伴到乡上买油盐等物。如果村里没人去赶集，父母只能亲自去了，回家时将帮乡亲们捎带的盐、碱等东西背回来。时间长了，乡亲们就习惯于赶集时给我家捎信了。

这年初冬，大雪早早封了山。只要逢集的日子，父母仍然踩着厚厚的积雪奔波在家和邮电所之间。有一次父亲在路上滑倒了，摔得好些天都站不稳。记得那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逢集，我和母亲又去了邮电所。那里已经有几个外村的老乡穿着棉袄，双手缩在袖筒里蹲在门口等信。一直到下午，邮车也没有来。邮电所的老冯对满脸失望的我们说：“信都压在路上了，等开春雪化才能来。你们把心放宽，回家好好过年。”

走出邮电所，空荡荡的街道冷风刺骨。返回的路上，母亲仍不时回头望着慢慢远去的邮电所。突然，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辆吉普车停在了街口。那时候乡下汽车很少，母亲还以为是送信的邮车来了，她拉着我的手转身向小车跑去。没等我们跑到跟前，小车就开走了。母亲抬起胳膊拭着额头的汗水说：“他们肯定送信来了。”等我们跑到邮电所时，大门上拳头大的铁锁已结上了冰霜。

回到家，母亲就忙着给我们蒸过年的馒头。白胖胖的馒头出笼了，母亲拿着麦秆做的梅花蘸了颜色给馒头点花儿，抑制着眼泪说：“我儿子在外面不知道咋受冻挨饿呢！”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个春节母亲的泪从没干过。直到来年二月二，我们一下收到了哥的几封信。母亲不识字，但能认得哥的笔迹。每次收到信，父亲都要给她念上十几遍，之后她就如得了宝贝似的捧在手里。

那些年，我们最期盼的就是能经常收到哥的信。不管是不是节日，有了他的信就是好日子，父母亲的眉头展了，我们也就高兴了。

因为家里穷，哥在东北上学几年，从没回过家。第二年刚入冬，听说县粮站招临时补破麻袋的女工，母亲就跑去了。为了多挣点钱，她给自己“抢”了一大仓库麻袋，一头扎进去补了起来。进入三九寒冬后，母亲在不能有一丝火星的仓库里冻得实在受不了，只好用麻袋把自己围起来。为了赶活儿，她几乎不喝水，每天啃几个冻硬的馒头，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。直到第二年开春，母亲终于把山一般的几万条麻袋补完了。当她以每条麻袋3分钱的酬劳领到工钱时，顾不得自己冻伤的双脚和磨得滴血的双手，就急忙赶到乡上的邮电所，把钱寄给哥。当我们老远看到母亲一瘸一拐地从山路上往回走时，禁不住疯跑着迎上去。母亲搂住我们，瘦得深深陷下去的眼睛里充满了柔和而慈爱的光芒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也到外面上学去了。再后来，弟弟也到外面读书了。多病的父母亲仍然步行在家和邮电所之间。记得有一年，我要交实习费，接连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却得不到消息。就在我急得团团转时，终于收到了父亲寄来的钱和信。父亲在信中为没能及时给我寄钱深表歉意。我知道家里给我凑学费不容易，但总算收到了实习费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直到假期回到家我才得知，父亲当时为给我凑实习费，卖羊时被羯羊撞倒，腰部受了重伤。一星期后，父亲拄着拐杖去邮电所给我寄钱，老冯问他说：“我快退休了，你还得跑几年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快了，等娃娃们奔上饭碗我就不跑了。”

是啊，多少年来，乡间邮电所就这样连着亲人和远方的游子，一次次寄去父亲无尽的牵挂，也一次次收到游子报来的平安。

如今，我们一路驱车高速行驶，仅用了5个小时就走完了哥当年3天才能走完的路，这不由得使人惊叹时代的巨大变化。

故乡的山顶上，轻风阵阵，我们纷纷下车张开双臂纳凉。此时，老家破旧的大门口，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翘首盼望着我们回家。而在村后的远山上，母亲的坟头已经被野草淹没了。

三尊石（节选）

◎董永红

一声怪叫，老张从梦中翻起来。

黑猛士和白公子同时惊醒，黑猛士忽一下冲到了门口，白公子跳起来刚要张嘴，老张伸手示意它俩别出声。黑猛士呲牙，前爪刨地，白公子在腿上蹭蹭鼻子，有黑猛士在，天塌下来也有黑猛士顶着，它不必慌张。

老张连连示意了三下，要是在往常，黑猛士和白公子会悄悄趴下，此刻，黑猛士眼睛圆瞪，浑身的毛根竖立。白公子在腿上蹭完鼻子，又去黑猛士肩膀上蹭脸，黑猛士气得差点咬了它一口，吓得白公子头一甩闪开了。别看黑猛士平常顺着白公子，由着它摆弄和任性，在关键处还是教训它呢。白公子不知是嗅出了什么，还是受了黑猛士的教训，顿时变得同黑猛士一样紧张。

老张两把穿上棉袄，对黑猛士和白公子又压了三下手，示意它们千万别出声。

谁的叫声？狼嗥？不像。鹿鸣？不像。岩羊、猞猁、野猪它们？都不像。叫声似呜似哇似喵，分不清。守山二十多年了，老张对许多动物的叫声还是能分得清的，可这叫声怪怪的，似乎没听过。老张掀起窗帘的一角望去，大雪漫天，啥也看不清。

屋里隐隐亮。黑猛士和白公子齐齐挺直身子，欲穿门而出。老张又朝它俩压了三下手，黑猛士瞪了老张一眼，白公子低下头的一瞬又扬起。老张知道，来者不是岩羊和马鹿这样的常客。大雪封山时，它们常上门蹭饭，老张就把从护林站领来的玉米撒在院里招待它们。黑猛士和白公子高兴时会逗逗它们，不高兴了只管睡觉，耳朵也懒得动。从它俩紧绷的神情看，来者可能也不是狼或野猪，它们不稀罕，黑猛士和白公子也不怕。

怪叫，如哀嚎。

黑猛士憋不住又汪了一声，白公子也忍不住叫了两声。

“悄悄！”手势不管用，老张不得不开口，倒不是怕惊了来访者，而是想听清外面到底是啥叫声。黑猛士和白公子平常守在房门两边，一有响动，它俩就叫，除了岩羊、马鹿、野鸡这些脸皮厚的家伙根本不理，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外，狼、猞猁、野猪它们还是会绕开。

昨天，刮了一天大风，实在太冷，老张带黑猛士和白公子就近转了转。晚上风停了，下起雪来。老张怕它俩在外面受冻，就把它俩叫进了屋。山里不通电，没电视，在灯下看黑猛士和白公子玩耍也蛮有趣。它俩不是你骑在它头上，就是它骑在你的脖子上。老张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当两面派，一会儿怂恿黑猛士，一会儿给白公子鼓劲，直到它俩玩够了，老张下地给火炉里添炭，指着墙角的水盆问：“你们两个喝吗？喝了咱们睡觉。”

雪下得悄然。黑猛士和白公子睡得安然。黑猛士打呼，老张也打呼，白公子一点也不嫌，靠着黑猛士的后背睡得踏实。看山的房不大，隔了套间，老张住外间，小王住里间。若小王在的话，又会被呼噜吵得睡不安稳，他夸张地说，老张的呼噜能传十里，黑猛士的能传八里，要是老张和黑猛士比赛打呼，整个贺兰山都得摇晃，山里若有老虎的话，也会被呼噜声震得晕头转向。小王瞌睡轻，他在时，就是下雪天老张也不叫黑猛士和白公子进屋睡觉。老张经常为打呼的事向小王道歉，可这哪里是道歉的事，早上道歉，晚上原样。不过，小王发现了一个规律，老张白天走的路越多，晚上的呼噜就越大。碰上雨雪天不巡山，老张的呼噜会比往常轻许多。小王告诉老张，老张不信，小王笑着说反正呼声大小你又不知道，你只管吼得天上的星星往下坠，坠下来砸到我头上又不关你的事，是这，以后走到山下，你和白公子停下歇缓，我和黑猛士爬到山梁上去瞭望。老张说那咋行，有个啥事你们顾不过来。小王说我腿脚快，一奔子上山，一奔子下山，快快巡了山，咱们坐在望乡石上，打开收音机，听新闻、听评书、听戏、晒太阳、磨石头，多自在。老张说谁不知道你的心思，还不是想背着我，一个人跑到山顶信号强的地方，给你媳妇打电话说悄悄话。小王笑着说这倒是，也不全是，我和媳妇说的悄悄话，不也是你和嫂子说的嘛，有啥新奇，老哥，我是嫌你歪胳膊瘸腿子的，太慢，我跟着你尽磨时间，不如我轻轻便便上山，利利索索下山，多省事。老张两年前巡山时摔倒，左边的胳膊和膝盖受过伤，怕是伤了筋骨。当时正值森林防火期，他硬忍住没下山。过了些日子，胳膊不疼了却伸不直了，膝盖疼了几个月才好，走路也不像以前轻便了。老张哪里放心小王一个人上山，小王说有黑猛士啥也不怕。老张说万一碰上狼群虎豹，小王说咋会那么巧，想碰就能碰上。老张说这可没准，听以前巡山的人说，他们一次碰见过八七只狼。小王不和老张争了，到山下和黑猛士一起向上跑。白公子急得拽老张，老张跑不动，只能一步一步上山。没到山腰，小王跑下来了：“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快回头。”“仔细看了没有？”“我眼力比你好。放心。”老张喘气的工夫，小王已到眼前，抬起手表对着老张：“看，咋样？比往常整整快了一小时。”“不急，又没急事嘛。”“老哥，知道我为啥有皱纹了吗？都是跟着你磨出来的。”小王指着眼角说。“不是磨出来的，是山风吹的。”“老哥，你是我的亲老哥好不好，你咋就想不到我抢着上山，还不是心疼你，叫你少跑些路，少受些累，晚上打呼噜轻点，别吵我嘛。”年轻人性子急，老张不争了，由着他。每次到山下，小王丢下老张向上跑，老张同往常那样，一步一步上山，走到哪算哪。

八天前，小王依旧抢先上山，老张咋等都不见他下来……

老张拿起打火机，点亮灯。

黑猛士和白公子弓着身，根根毛如支支箭。老张怕一开门它俩冲出去，就从柜子里取了一块烙饼走进小王住的里间，晃着饼喊：“来，吃饼来，管他是谁。”黑猛士扭头瞪了一眼，白公子也扭头瞪了一眼。“过来，过来，咱们吃咱们的。”这回它俩都没扭头。“听话，不是说好的嘛，狼走狼的，羊走羊的，咱们走咱们的，各走各的，别多管闲事。”老张过去拦它俩的头，黑猛士甩开老张的胳膊，跳到了一边。白公子也要躲，老张拦住它的头：“乖娃，听话。”白公子摆了一下尾巴，老张连哄带骗把它拉进里屋，给它一块饼。白公子眼神惭愧，边吃边望黑猛士，老张随手拿起地上的绳子，穿在白公子脖颈的皮圈上，摸摸它的头：“乖娃，真听话。”白公子发现上了当，挣着要出去。黑猛士扭头瞪了一眼，鼻子中哼哼两声。老张把白公子拴在小王的床头，又过去抱住黑猛士的头：“来，吃饼去。”黑猛士挣扎，老张牵住它脖颈的皮圈：“谁来都不抢咱们的锅，看你，急个啥嘛。”黑猛士呲牙、扭头摆尾，简直要咬老张。老张拍拍它的头：“听话，听话，我给你们分兔肉吃。”兔肉是昨天在山上捡的，看样子可能是狼或狐狸吃剩的，老张拿回来放在窗台上，准备今天分给它俩。老张又哄又牵，黑猛士哼叫着进了里屋，老张用另一条绳子拴住，向它气得大张的嘴里塞了一块饼，转身拉紧里屋的门，黑猛士急得扑上门，把门撞得咣一声。

老张把它俩隔开，是想听清外面的声音，可它俩叫得更凶了。老张站在窗前，拿手电筒向外照，雪漫过了房台，皙新、洁白，没鸟儿的爪印，没风吹的波纹。老张不由得想起妻子刚蒸出锅的发糕，又想起夏天蓬勃生长的水稻。

老张穿上棉靴，拿起门后的一把铁锹，开门出去。

没院墙，门外雪连雪。以前老张和小王商量搬石头垒院墙，小王说敞开好，不垒。老张说没院墙的话，房周围的平处就算是咱们的院子。小王挥手划了一圈说，从贺兰山一直到你家和我家的地方，都算是咱们的院子，这一来，咱们的老婆娃娃和咱们在一个院里，就不觉得家远了。老张说，照你说，我一个兄弟在东北，一个兄弟在新疆，若往远想的话，我们也都在一个院里。小王大笑，那可不是，再往远想，世界就是咱们的院子。老张捶了小王一拳，再想都上太空去了，咱们连山都看不好，还世界呢。

老张在房周围转了一圈。山里到底有多少种动物，谁也说不清。怪叫，也许是偶尔路过的飞禽或走兽。

巡山的路有两道，一道向西，一道向东。向东的约两公里，向西的近六公里。他们早上走向西的，晚上走向东的，背对太阳，不耀眼。看山房在谷底西面的缓坡上，东边的山崖侧过脸，护住看山房，阻挡凛凛朔风，也遮住了信号。看山房建得早了，那时候手机还没普及，那时候这道谷口地势平，也没被洪水冲开河道。那时候的偷猎者常从这里进山出山。崖壁上有三尊大石头，低处朝东的一尊如大方台，足够十个人围着吃饭，半山朝西的一尊似扇子，山顶的一尊直楞楞地从石山中伸出来，像巨大的手掌。偶尔，鹰、狼、鹿、猞猁等在石头上驻足。岩羊更像是主家，它们经常在三尊石头上远望、嬉戏。从谷底仰望，它们美丽的身姿仿佛在天空舞蹈。

老张给三尊石头取名望天石，小王说叫望乡石。老张说咱们望的是乡，岩羊它们望的是天。小王说它们望它们的，咱们望咱们的。老张说你叫你的，我叫我的。那三尊石便有了两个名字。

董永红 70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。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雨花》《朔方》《文艺报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飞天》《青海湖》等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产房》《风雨有路》、小说集《等你长了头发》。作品入选《海外文摘》《品读》《读者原创版2013年年度精选集》等。曾获梁斌小说奖、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“荣光杯”小说组一等奖、第九届文学艺术奖三等奖、第六届“中华宝石文学奖”小说提名奖等。